

小镇鱼鲜

一路向东。这片山海我不陌生，云影松涛，水映石桥，渔舟唱晚，还有红瓦上的袅袅炊烟，跨越时空，一直升腾在我的心中。如是小镇，一个有山有水还能解馋的好地方。

二十五年前，我从市区来到小镇工作，我的青春曾与这里的山晖海光一同闪烁，脚步走遍小镇的每一个褶皱处，她的美味如同掰开的海星，沁出的鲜香一直在我舌尖萦绕不散，味蕾的记忆也是那么美好。

小镇虽小，却是国家级的中心渔港码头，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海货，又衍生了海鲜千百种的吃法，形成了鲜明而富于地域特色的美食文化。我曾惊讶，一条鲅鱼能做出上百种菜品，蒸、煮、煎、炖、炒、烤，烹饪的技巧演绎得淋漓尽致，鲅鱼水饺、鲅鱼丸子、鲅鱼烩饼、熏鲅鱼、红烧鲅鱼等等，仅一条尾巴就能炸制成帆船造型的菜品，鲅鱼宴曾是大桥旁一家饭店的盛大宴会。

每年繁花谷雨时节，洄游的鲅鱼到了青岛海域，形成了特色的当流鲅鱼。本地鲜鲅鱼全身呈蓝绿色，脊背部有明显蓝色斑点，阳光直射下蓝绿色有荧光感，不同于外埠鲅鱼。更有俗语道：鲅鱼跳，丈人笑。当春潮和海潮奔涌而来，头茬春鲅鱼新鲜上岸，本地的女婿们会给老丈人送去最新鲜、最大个的鲅鱼以尽孝道，这里的风土人情，似乎都融化在这种特殊的鱼鲜之中。

当年小镇的领导是清源书记，他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也是一名歌词作者，他曾把我的工作比喻成“聚沙成塔的事业”。他熟谙民俗传统与经济发展的融合之道，他倡导推出了以“鲅鱼之礼、传承孝道”的节庆活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全新的市场观念突出特色，造福一方百姓。如今“鲅鱼节”已成为小镇的金名片，鲅鱼文化和习俗已经被确定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小镇中心广场有一座非常美丽的雕塑，上面有76条鲅鱼，名曰鱼腾盛世，吉祥的寓意中藏着世代耕海的渔家人对幸福日子的向往。

渔村出身的小镇，不乏上乘海珍，我却独爱海杂鱼。每当合适的潮流，打鱼人出海捕鱼，网起水落，兜起大大小小鱼儿，鳞光闪闪，有黄鱼、带鱼、黑鱼等，也常会夹杂着一些不知名品种，捕捞来的大鱼舍不得吃，于是将小鱼简单处理后混杂乱炖作为下饭菜。久而久之，海杂鱼逐渐由寻常百姓的家常菜演变成渔船饭店的招牌菜，成了一道难求的经典佳肴。

海杂鱼，小而杂，犹如戏中的杂剧，文章里的杂文，却也能让事物在平淡中升华。一锅海杂鱼，新鲜是灵魂，一经灶火的乱炖，佐以少许葱姜蒜，复合的味道直击味蕾，猛烈的鲜香，扑鼻而来，仿佛能让人嗅到大海的气息。

极致的美味，常常藏在小巷，隐于民间。这家叫麦窑的渔家店，坐落在山海间的曲径通幽处，主打乱炖海杂鱼，有许多老远跑过来的慕名者，也有许多属于年份的忠实粉丝。他们卸去繁扰，享受生活里的小确幸，只为撮一顿海杂鱼。

城市秀场

雨季，慢慢放过自己

孙海鹏



插图 阿占

海杂鱼是家常菜，不需要太多的手艺，就讲究一个原汁原味。生起灶火，锅中放油，爆香葱姜，杂七杂八的小鱼陈列锅底，热油中轻轻摇晃，几勺酱油，少许料酒，倒山泉水与鱼身齐平，盖上锅盖文火慢炖。极简的烹饪技法和尽可能少的调味品，让鱼的鲜香最大释放。杂鱼因体量小，浸润在汤汁里，杂鱼的“混搭”，不仅不串味儿，每种鱼在铁锅的热量里交融，复合成至鲜的一味，因为鱼小而杂，不可能一一品尝，选择就成了一种甜蜜的困扰。鱼吃完后，杂鱼的汤汁也是鲜香浓郁而味长的，再配上一碗米饭，似乎米香也在海杂鱼的热气中氤氲开来。

老板曾说，海杂鱼的新鲜是关键，鱼的眼睛黑白分明，最能体现新鲜度，就像人的眼睛永远骗不了人。朴实的话语中透着鱼家人的真实和纯粹的秉性。小店是自家的房子，从老板到厨师再到服务员，都是街坊邻居，他们有着与大山一样的质朴，用良心创造了令人熟悉和思念的家常真味，就象崂山上滚石头一一石(实)打石(实)。

山海之间的这家小店，随着我的漂泊，成了渐行渐远的记忆，但我的味蕾却是海杂鱼唤醒和启蒙的，有时兴致上来，我也会在家里做一道海杂鱼，虽然品相一般，但是味道不逊饭店。去年岁末，万里之外的儿子回家完婚，除了奶奶做的炸茄盒，儿子最想吃的是海杂鱼，吃最多的也是海杂鱼。看着儿子砸巴着嘴高兴的样子，我让他点评，儿子说：爸爸做的和小店一样好吃。

我想，儿子对海杂鱼的感情，多半是乡愁的附着，是情感的寄托，是为了留住儿时的记忆。与儿子同感，我钟情于海杂鱼，是因为留恋小镇里过往的人和事。

我把小镇比作第二故乡，那里承载着我的青春时光。虽然离开她的时间太久，就象一根绳牵挂着风筝，心从来没有走远。如今，小镇除了特色鱼鲜，还有云上民宿、画家村、上市企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时代缩影。

曹春梅

但是杰哥一打眼儿就发现了，立刻打半价让利，直播间的粉丝们拼命抢。这个杰哥吧，你说他傻，他不让顾客吃一点亏。你说他精，他明明可以蒙混过关，却自我压价。但是这以后杰哥的“死忠粉”越来越多。大家都不去别的直播间买饰品了，只坐等杰哥，杰哥去外地出差，也等杰哥出差回来再买。有个叫四月的，在杰哥这里囤了五万块钱的饰品，待要发货，恰赶上封城，人滞留在外地。四月对杰哥说，货先放你那里吧，等解封了再发，结果一封就被封了半年。杰哥开玩笑地说，五万多块钱的小饰品，满坑满谷呀，随便拿走一些，四月根本看不出来，但杰哥不会那么做，大家也都相信杰哥不会那么做。

而今杰哥杰嫂分开了，杰哥困兽般挣扎在感情里经常睡不着觉。粉丝们真心关注杰哥。有人劝杰哥去新疆、海南散散心，看看天地的大开大阖，从阴霾中走出来；有人指导杰哥该发泄就发泄，该难过就难过，该放手就放手，该过去的总会过去；还有人点拨杰哥，结婚不是提高生活水平或者维持生活的方式，“ $1+1\geq 2$ ”才行，彼此消耗真没必要；更多的人鼓励杰哥，十年的感情确实不是几十天就能冷静消化的，杰哥很重感情，现在可能不够冷静，建议把两个人的事情放一放，别去想。就当各自放个假，生活打理清楚，孩子照顾好。等平静了，试着以第三视角再回看过去的十年，再想想，再去评判是追回，还是奔向前方。总之，大家都希望好人一生平安，希望杰哥杰嫂不是头脑发热，毕竟一儿一女都不大。

雨适时地下起来，头顶一块浓墨重彩的云给杰哥的心情伴奏。大雨过后，天地洗刷一新，万物都在寻找新的开始。杰哥坦言也不打算再卖小饰品了，去找个新工作，每个月有固定收入，这可能是杰嫂从前叨念过的，在意过的。大伙儿听了怅然若失，也都理解。谁能陪谁一辈子呢？就像这雨，下下就停了，来得急去得也快。没有人眉宇间写满风调雨顺，但再大的风雨也会过去。

希望杰哥慢慢放过自己。

投稿邮箱
wanbaoc9676@126.com

生活风景

儿时夏夜入梦来

姜宝凤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可以说，杨万里的这首诗《夏夜追凉》最能道出盛夏夜晚的意境。流年似水，每到夏夜，我常常想起儿时的情景，它如在沙漏里缓缓滑落的光阴颗粒，悄然浸入梦境，恍如昨日……

那时我家住乡下，电灯才刚刚接入户，全村尚没有一台电视机，村民们了解外界信息主要靠收音机或是村头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娱乐活动十分匮乏。但是一到夏天，县里的电影队就会隔三差五来村里演电影。一张桌子，一架放映机，在村中央大街上竖两根长杆，扯起一块乒乓球案子大小的幕布，就成电影场了。别看它简单，却对乡下人有种特殊的吸引力。一般人伏后，田里的庄稼不太需要人侍弄了，便会有消息传来：今晚咱村有电影！大人们都提早吃了晚饭，三五成群地蹲在一起，有的谈论着种地经验，有的闲聊着家长里短。最高兴的当然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太阳还没来得及落山，就急着搬着小板凳儿去占地方。电影还吸引来了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爆玉米花的，以及骑着自行车载着个白箱子卖冰棍的等等小商小贩。人们的心都被电影搅得很兴奋，躁动的人群直到悬挂在半空的幕布出现画面时才静下来，仰着脸盯着银幕。这时，那些爱捣蛋的又正好坐在放映机前方的人往往会用头或手指做几个怪影映到幕布上。随着“完”字跃上银幕，电影散了，场地又喧闹了起来。妇女们扯着嗓子喊孩子回家，人们带着一种满足，兴奋地议论着，情节被扔得到处都是，大家一起分享着这份难得的快乐。人群散尽的大街上，一轮圆月像银盘挂在夜空，把村庄笼罩在一片温柔绰约的光影里。

没有电影看的夜晚，我和小伙伴们常常会去摸蝉蛹。蝉蛹，在我们当地俗称“知了猴”。天一擦黑，这些在地下蛰伏了多年的小精灵，便纷纷破土钻出地面，爬到树上，完成生命最后的旅程。蝉的蜕变过程，宛如一幅鲜活的画卷，展现出无尽的美丽和生命力。我们小孩子之所以喜欢摸蝉蛹，不仅仅是为了好玩，更为了一饱口福。毕竟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孩子们能吃上几个香喷喷的油炸蝉蛹，也算是十分难得了。

当然，夏天还有最让我感到难忘的是，夜晚躺在大街的竹席上乘凉，奶奶坐在旁边摇着蒲扇给我驱赶着蚊虫，扇着凉风。我则一边倾听四周此起彼伏的各种虫鸣声，一边仰望着星光璀璨的苍穹。很多时候，我都是数着星星睡着的，甜蜜的梦里还有飞舞的萤火虫在耳边窃窃私语。第二天，我在炕上醒来，全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奶奶抱进屋子的。

时光知味，岁月沉香。儿时的夏夜，越是远去越是清晰明亮，那些美好的记忆，足以疗愈我的一生。此刻，让我惬意安眠的，不是穿堂而过的风，而是童真时代澄澈的心。